

从看景到“入戏”， 老地标解锁文旅消费新花样

夜幕降临，《夜上黄鹤楼》演艺准时启幕。鹅池畔，伴着空灵的光影和水雾，演员翩翩起舞；诗碑廊下，水袖轻拂过被光照亮的诗词碑刻；登上主楼，俯瞰长江与江城夜景，千年名楼的故事在灯光变幻中徐徐展开……

“我以为来黄鹤楼，就是顺着台阶往上走，拍张打卡照而已。没想到一路走一路有戏，不少别出心裁的活动和演出，很让人惊喜。”来自湖南岳阳的游客涂丽说。

从登楼看景到入戏游园，黄鹤楼的变化，是武汉老地标焕新的缩影。

随着“一桥两山”文旅核心区建设提速，武汉以长江大桥为纽带，串联起龟山、蛇山两大历史文化名山及周边区域，覆盖武昌古城、汉阳古城及长江两岸，其中黄鹤楼、古琴台、晴川阁、知音殿等知名老地标在优化游玩体验、丰富旅游业态上持续发力，各种新演艺、新玩法的推出，让武汉的长江文化、知音文化、桥梁文化IP不断焕发新活力。

从黄鹤楼下来，步行不过十分钟，便来到武昌古城斗级营街区。耳畔民谣悠扬，一路遇见茶馆、书店、照相馆等各式新奇小店，有人坐下饮一杯清茶，有人踱着步子闲逛，也有人来到最佳“打卡机位”，记录下列车驶过长江大桥时，与黄鹤楼飞檐翘角的剪影同框。

斗级营，清末时是武昌府署管理钱粮的机构驻地，因以“斗”计量发放军饷而得名。如今，百年老街

被打造成为文旅商深度融合的慢生活街区，凭借其独特景观和多元业态颇受游客欢迎。

“人们看完黄鹤楼、长江大桥后，来到斗级营逛逛，可以在不经意间解锁这两大地标的另一视角，还能在市井烟火气里领略名楼名桥的魅力。”武昌古城斗级营项目运营负责人刘玄夫告诉记者，斗级营正式开街后，高峰期单日客流量达7万人次，今年春节假期累计接待游客约66.5万人次。

据介绍，相比传统的标准化商业街区，这里既有承载文化底蕴的老字号、非遗品牌，也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文创、文艺空间。“我们的定位是个性化、差异化、创意化，不仅游客能来玩，还为周边居民提供可休闲可消费的慢街区。”刘玄夫说。

同时，多家店铺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创新盘活了楼顶空间。老武汉餐饮店负责人姜云耀回忆说，刚开业时常有游客来天台拍照，他们便投入十余万元改造天台，拓展运营空间、提升消费体验。“观景+餐饮+演艺”的新模式吸引了大批顾客前来，生意日渐红火。

一江之隔，龟山之上，闲置多年的知音殿经过改造，今年初已正式开放。步入二楼环形观景平台，极目远眺，与黄鹤楼隔江相望，武汉长江大桥、鹦鹉洲长江大桥等五座桥梁如长虹卧波，两江交汇、三镇鼎立的画卷

尽收眼底。

“以往人们上龟山，多是‘过路式’登山，停留时间短、消费少。我们在一楼推出了以三国文化为主题的《三国群芳宴》沉浸式餐秀作为核心消费场景，把二楼观景平台全部免费开放，茶咖区则推出知音主题茶饮。”武汉两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知音殿项目负责人刘斌介绍，游客“能吃能看能玩”，停留时间明显拉长，2026年上半年，知音殿累计接待游客约50万人次。

游览完两岸，坐上游轮，行至江心，又解锁一个独特视角。此刻，江风灯火中的名楼、名桥、名山，化作一幅流动的江城夜游图。老地标讲出了新故事，也让文旅消费在烟火气与诗意中不断升温，随着一江碧水奔涌向前。

据新华社



鼓声里的 远方

肯尼亚女孩肯雅塔
和她的中文梦

第一次站上舞台，米丽娅姆·肯雅塔的手一直在抖。鼓槌落下，颤抖随之消散。

在今年4月第25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决赛上，这名内罗毕大学工程系学生敲响龙纹大鼓，吟诵《大风歌》，拿到冠军。

三个多月后，在厦门举办的全球决赛上，肯雅塔从来自139个国家的157名选手中脱颖而出，进入15强。这是肯尼亚选手迄今在这项赛事上的最好成绩。

肯雅塔的家在内罗毕最大的城市贫民窟基贝拉。肯雅塔第一次对中国产生兴趣，是在高一。她在一部中国古装剧了解到，针灸能够治病，这让她觉得十分神奇。直到大三那年，朋友告诉她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可以学中文，她终于走进了中文课堂。

仅仅三个月后，迫于经济压力，她不得不中断学习，转而开始自学：她把手机通讯录里家人的名字备注成“爸爸”“妈妈”；每天看一到两个小时中国电视剧，跟着网上视频逐字跟读；借助语言软件，她和中国网友一

句句练习对话。

有一天，一集电视剧看完，她才发觉整集没有字幕，自己竟然全听懂了。那时她学中文还不到半年。

肯雅塔坚持参加孔院免费的打鼓社团，正是这份坚持为她带来转机：社团教练发现，这个小姑娘中文口语不错，又非常肯吃苦，便把她推荐给孔院。

孔院将肯雅塔列为“汉语桥”重点种子选手，开展专项培训。“聪明，也有韧劲。”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孟令尧这样评价肯雅塔。

肯雅塔的父亲是裁缝，母亲海伦则早出晚归，沿街叫卖花生和肥皂。夫妻俩要供四个孩子上学，经济拮据。一家六口挤在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，房租每月700先令（1先令约合0.052元人民币），是当地最便宜一档。停电是常事，孩子们靠太阳能小灯写作业，灯没电了就点蜡烛。

四个孩子里，肯雅塔是老大，也是学习最好的。2022年，她考上内罗毕大学，学费加住宿、生活费约13万先令，这笔开销难住了全家。父母四处向亲友求助，时年92岁的外公在村里发起筹款，凑到4万先令。

上大学前，肯雅塔努力读书的目标很简单——离开基贝拉。“高中这几年我拼命读书。一是给家里减负，二是考上好大学，找份挣钱的工作，然后搬出去，把爸爸妈妈也接走。”

今年在中国参赛期间，她登上长

城，参观故宫，乘坐高铁，在酒店还见到机器人送餐。她还了解到中国脱贫攻坚的故事。“在中国，比基贝拉更艰苦的地区都能走出贫困，”她突然意识到，“基贝拉也可以改变。”

“从中国回来以后，我想的不再是离开，而是如何改变家乡。”她说，“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但如果我足够努力，走出去学到本领，那就有改变的可能。”

如今，肯雅塔的父亲开始收看中国的电视频道，母亲也对女儿的未来充满信心，“女儿学习中文，将来和中国人一起工作，一定能学到更多本领”

据新华社

